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三傳辨疑卷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

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有之辠焉爾仲幾之辠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一公之始雖無事自當書正月觀隱公莊公可見矣今不書者以定公未立而三月有宋仲幾之事故書王三月耳初無深義學者能以王三月作一句讀之其義自悉而公羊所謂正即位者可不辨

而明矣又使經言歸于京師猶可言伯討今言執于京師則晉人自京師執仲幾歸晉耳何得謂伯討哉況伯討之云亦非本意其稱人者文法然也何貶之有若實與文不與辨前見矣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

討也

昭無正終自定而正始夫亦何傷而不書正月乎且定公即位在六月理宜書於六月之下此何必問不言即位乎春秋書執無問君與大夫皆稱人如齊人執袁濤塗晉人執衛侯之類可見矣何獨於此微之是皆一字褒貶之弊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

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何以日録乎內也

季氏逐君公羊聞之熟矣嗣君廢置遲速皆在季氏公羊猶未之覺而云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乎凡公即位在正月一日故不書日今在六月戊辰故書日耳非録內也苟曰録內則凡不書日者非録內乎

穀梁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

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

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定公在六月即位故不書正月耳非見無以正也

餘見公羊

九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

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以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以日月為例而論大雩反覆一二百言無一語益於經不惟無益而反害之

立煬宮

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

此訓詁近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按災有小大異亦有小大未可以異大乎災也

穀梁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此說雖無深義亦可粗通但言未可以殺疑亦以

十月爲周八月爲未安耳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劉氏曰公羊云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此問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穀梁曰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辨見公羊

秋楚人伐吴

左氏曰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經不書未詳信否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兩觀僭天子禮遇天災而不懼又新作之豈特譏其不務公室而已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自此不正以下不惟無所發明文亦不通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氏曰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

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此事不特非本義亦恐未必然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曰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於經無所發明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宋

左氏曰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

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

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
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旌於鄭鄭人與
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葉氏曰前年記蔡昭侯如楚囊瓦求佩不得止之
三年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
故令為召陵之會而以劉子臨之則晉為之請于
王而行矣所以經書伐楚豈謀伐楚哉謀者事未

成也事已成則何謀之云且繼書盟于臯鼬是侵楚未得志恐諸侯有貳心而復堅之今乃傳會荀寅求貨不得言於范獻子而辭蔡侯且會而不侵為之謀而弗成辭蔡侯可矣既已言侵則安得謂之辭乎此左傳見後獨書蔡以吳子與楚戰故云爾以理考之晉以荀寅之言辭蔡當為楚人圍蔡之事而誤以為名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葉氏曰沈本屬楚不會非晉之所得討若據左傳

晉辭蔡伐楚安能復使蔡伐沈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左氏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徼大皋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

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虚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非本義不録

穀梁曰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穀梁見再書公及故為公志於後會耳非有所據

劉卷卒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書卒者以劉子嘗交諸侯故以赴告而魯會其卒耳非我主其卒也然失禮矣至何氏有主魯之説則又鑿矣

穀梁曰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劉氏曰所謂天王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矣愚謂主諸侯者天子也大夫者輔天子者也王猛居皇之時劉子雖執一時之權豈可赴告諸侯而諸侯亦豈可會其卒哉如穀梁言則是春秋既許劉卷卒矣又許赴告諸侯又許諸侯會其卒也豈為三代之禮

哉

楚人圍蔡

左氏曰秋楚為沈故圍蔡

蔡同諸侯侵楚矣今楚豈為沈故圍蔡哉辨又見

四月蔡滅沈

葬劉文公

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

辨見劉卷卒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

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按夷狄雖大曰子吳本子爵令稱蔡侯以吳子紀

爵耳而公羊就稱子上生義謂其有憂中國之心夫楚與吳皆夷狄也夷狄相攻强弱相勝而已豈有憂中國之心哉設使有之亦不在稱子見義是皆一字襃貶之弊也如復讎不除害等語尤不近理

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

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辠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劉氏曰穀梁曰救大云夷狄漸進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狄人救齊穀梁以謂功近而德遠不唯得稱救而已又進之稱人曾謂吴不如狄乎何其賞罰之偏也愚謂穀梁亦就稱子生義其弊與公羊同其後序吴為子胥伐楚事亦同獨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與公羊異而其繆亦與公羊同

庚辰吴入郢

左氏曰子期子蒲滅唐

未詳信否

公羊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葢妻楚王之母也

陳岳氏曰上書栢舉之戰楚師敗績是以乘勝入郢春秋書法因上有吳子及楚人下省其文不復曰吳子何異乎升黜哉

穀梁曰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壊宗廟徙陳器撻

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

道也

劉氏曰欲存楚也非也楚入未滅當言入而已矣

豈春秋固存之哉餘見公羊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氏曰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左氏知歸粟為周亟矜無資而不知魯所以歸粟

之意又不知聖人書此之意是不知言也

公羊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雖離至不可得而序獨不可總言諸侯乎今不書諸侯魯自歸耳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果義邇也言諸侯亦何傷哉蓋魯畏吳蔡而自歸耳諸侯之歸不歸吾不能知也穀梁但知歸粟之為正而不知有畏而歸之為非正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者也越者能以其名通者也

若稱於越在昭公時越在定哀時猶可如公羊說前未能以名通故稱於越後以名通故稱越今稱越在昭公時稱於越在哀公時茍如公羊說則前能以名通後反不能以名通也此何理哉若何氏釋此傳又穿鑿之尤者又不足辨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氏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懐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懐仲梁懐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懐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内庚寅大

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非本義不錄

六年春二月公侵鄭

左氏曰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

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葉氏曰後四月左傳記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則胥靡之役後此月矣安得先討之乎杜預謂鄭伐周在魯伐鄭先為戍周起故後書是不然傳記王人殺子朝于楚在去年春若儋翩因此而亂晉欲救周豈踰年而後始城胥靡乎此公侵鄭未必為晉討也愚謂取匡之事亦不經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曰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葉氏曰俘戰獲也前但侵鄭而已安得有俘乎禮無鄰國通夫人之幣且自定以來晉未嘗聘魯魯何幣之報乎審如左傳言獻俘報幣自是二事亦不得並書據後言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與其上二事不類此葢欲去季氏懼不克則奔晉假公命以二卿為使先為之約故言先君猶仲遂欲立宣公與叔孫得臣如齊亦二卿魯以二卿並聘唯此兩見爾何以知其假公命以先君為辭則非陽虎之言矣葢是時國命已在陽虎雖季孟皆為之制虎雖謀季氏而未必知之亦幸其去魯故強為之行而孟懿子獨與之致意也愚按左說非矣葉說亦未詳其必然也

冬城中城

穀梁曰或曰非外民也

辨見成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劉氏曰譏二名其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盖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

君之名子諱父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石氏曰不言何闕也公羊謂之譏二名亦鑿矣陳岳氏曰春秋書二名多矣聖人何譏焉矧書仲孫何忌非一苟譏之則宜悉譏之矣獨於是歟呂氏曰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為譏二名大抵三傳解

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不可不詳矣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穀梁曰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宫結

劉氏曰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則見之不加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重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曰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晋

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恐無名人兵自伐之理葢齊欲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伐衛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劉氏曰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及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何以危致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則諸侯協心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

諸侯穀梁以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楚伐致大伐楚最盛矣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空文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於經無所發明

公會晉師于瓦

左氏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據經但書公會晉師救與不救不可知也凡諸侯救者春秋必書何獨救魯而不書乎况瓦爲衛地使晉來救安得至衛而不至魯乎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子對切)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

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茍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
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
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
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
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
也遂侵衛

盟鄟澤圍蟲牢經不書此傳未詳信否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曰九月帥師侵衛晉故也

未詳信否

冬從祀先公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

僖公

劉氏曰非也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耶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穀梁曰貴復正也

馮氏曰三傳皆曰順祀意以為復僖閔之逆祀故

言順也是從非訓順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主皆從然則從祀者隨而祭之也非順也殆新主入廟之意或曰說雖善其若無據何曰春秋出于聖人之心當時羣弟子尚不能聞其意義況三傳邪彼三傳者非傳聞而苟釋之則億度而為之義夫據者止據傳也傳既多妄而不足據不若以意求聖人之心為近之

盜竊寳玉大弓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寳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瞡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免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按序事與左氏不同恐姑當從左氏

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此訓詁近之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劉氏曰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曰得者得之也

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郜大鼎

何以云取乎器用不專言得亦明矣

公羊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此義近之而未盡也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失玉得玉不羞反以不地為可掩羞乎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曰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
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
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
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
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
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

杏於衛

如左氏言則齊乃伐晉不得以次書且衛與齊同

次未見救齊之功齊敗之後乃致三邑衛侯必無

之理也況齊伐晉與致三邑於衛經所不見皆不

足據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氏曰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

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略同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自為之也愚謂經但言會而傳乃言盟當以經為正

穀梁曰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葢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劉氏曰非也近上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梁所說頰谷之會聖人相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何也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法耳何說危哉辯又見左氏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子潛切）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此傳既非本義又以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傳考之亦未可據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按魯及齊平又為會故歸所侵三邑耳非孔子行乎季孫而齊歸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氏曰二子及齊師復圍郈

使齊師圍郈經當有見況左氏自言駟赤說侯犯事齊侯犯又請易於齊而齊有司始觀郈則是時實未嘗圍郈也

十有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左氏曰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不稱臣叛君之罪而但曰寵向魋故也則亦失其輕重之權衡矣

冬及鄭平

左氏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六年有侵鄭之怨至此始為平耳未見叛晉之跡也

十有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葉氏曰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然歟非也仲由季氏之隄防也夫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得以治之乎哉或以為孔子為政於魯而以命仲由方是時三家猶强孔子雖為魯司寇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為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其主哉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家臣故南蒯不得志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志於州仇則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是以郈

帥師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費人
襲魯益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
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
公羊曰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
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高氏曰魯前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
是時孔子為司寇行乎季孫墮郈墮費為孔子之

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諸侯陪臣不臣大夫上下循
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
何城池甲兵之患哉唯叔孫季孫不知出此故墮
郈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反歸功孔子不思之甚矣
淩南趙氏曰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墮費而繼之曰公圍成州仇與斯果
知禮制必釋兵權矣猶以帥師書則四分公室固
自若也家不藏甲而以師從可乎千乘之君躬擐

甲冑而攻之大㫖葢章章矣傳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而史記於夾谷相禮齊歸侵地之後乃稱使仲由為季氏宰而墮於三都後人或於使之一字謂若出於夫子之命本欲推崇聖人道化之盛而不知此事正不足賛聖人也夫子嘗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吁諸侯之僭天子固欲示其强大而不知大夫已效其尤大夫

之僭諸侯亦將專其威柄而不知陪臣復襲其跡使三家果有識於先王之制必不自肥其家而弱公室又安有蕭牆之憂表不正則景枉源不澄則流汚侯犯以郈叛不狃以費叛始憂懼而莫知所措郈再圍而不克費共叛而圍及二叛之去乃各舉兵隳之豈真知邑無百雉之城出於王制之舊乎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豈恃以兵威使人聽其自為從違哉沐浴之請傳載夫子謂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先儒曰此非孔子之言也是以力不以義也傳猶不可信況敢舍經而任史乎夫聖人垂憲萬世豈虛張一二事為美哉

穀梁曰隳猶取也

按隳訓敗先儒有訓毀者矣未聞訓取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曰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

為無勇

非本義不録

冬公至自圍成

穀梁曰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陳岳氏曰凡盟會侵伐出境則書出入必告廟故悉書之苟非出境則

不告廟不告則不書成者魯國之邑則非出境曷以書之天子不親征叛國諸侯不親征叛邑公以成強興兵而自圖之是以出入皆告於廟故書之

荀曰若他國然則已書成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乃伐河内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經言次於垂葭而不言事傳乃言伐晉妄也使實伐晉經不可書齊侯衛侯伐晉乎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御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劉氏曰傳云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偪之耳經何以得言其叛乎春秋原情定辠固有如此耶葉氏曰晉陽趙邑也董安于請備邯鄲午鞅畏始禍不從荀寅范吉射黨邯鄲午而伐鞅則始禍者非鞅不得言三臣始禍鞅非始禍被伐而奔其邑則經不當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凡左氏之言皆與經背叛反其君之辭也鞅誠被伐而奔其邑晉人何為圍之乎此葢晉史為鞅之辭傳不能辨妄載之臧文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惟
鞅以不勝荀寅范吉射奔其邑以叛要晉而逐二
子故經與魚石入彭城欒盈入曲沃同辭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以字豈有不以之義
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
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康侯胡氏曰三子之叛其辠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辠晉侯縱失有辠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罰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説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辠以兵諫者真愛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惡人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説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穀梁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石氏曰二傳以為以地正國逐君側之惡人此後世跋扈之臣得以藉口而興禍亂也聖人之意豈然哉高氏曰叛者人臣之大惡脫使鞅所以初入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遽興士兵此豈可擬乎

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

左氏曰吴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

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之略之也

左氏末陳之例不取愚按左氏凡書敗某師必為

詐戰之說以實之愚於莊十年長勺乘丘辨疑或
問既言之矣今考之經書吳子光卒略不見越所
殺傷事跡而哀元年經亦不書吳入越事皆所不
可據者也先儒謂夫椒之戰爲復父讎非報怨春
秋以爲常事削而不書夫吳光之死於經既無所
見未必爲越所傷設使有之亦吳來伐越自取之
也聖人必不許吳之報怨而不書也且王綱不振
夷狄相爲强弱迭爲中國患聖人安得許吳之伐

越而遂不書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晉大夫率狄師襲晉事經無所見而牽與洮之會未必為救范中行氏皆不録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曰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劉氏曰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於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

以為榮邪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

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
申公甍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此雖格言非本義不録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范氏曰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愚謂不言所食
范氏近之見於本義矣未必徧食其身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此說近之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曰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何氏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陳岳

氏曰茍卜必書如成十五年書五卜郊襄七年書

三卜郊之類是也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而死

改卜牛次書五月辛亥郊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曰高寢非正也

此說得之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經不言敗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此葢左氏見齊衛次于伐宋之後而意之耳未必

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曰奔喪非禮也

此說得之

穀梁曰喪急故以奔言之

解字義而不解文義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劉氏曰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姒氏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不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惟其君妾也故其死不薨不謚而葬不小君左氏之說不取

公羊曰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不稱夫人本妾母之稱爾非以哀為君便得稱夫人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氏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雨不克襄事乃無備也失禮而為禮過矣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此說得之獨乃為急辭少未安耳已見宣八年此

不復録

辛巳葬定姒

左氏曰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劉氏曰非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見也今曰姒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人而書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以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辠也

公羊曰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此亦公羊母以子貴之意非知禮者之言也

三傳辨疑卷十九

三傳辨疑卷二十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

元年春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

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

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此一章純疵相半如起語云該郊之變而道之也固已不然又六月始庀牲雖有變而不道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萬無是理也又如夏之始可以承春秋之末不可承春等語皆不切之辭又如全曰牲傷曰牛等語亦不可據獨三卜郊禮也四卜非禮也與三月卜郊之說疑其有所傳受故附於成

七年本義云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據經無魯師本衛侯而非孔圉又無鮮虞人又不

書取邑傳不足信也杜氏謂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鮮虞狄帥賤故不書皆附會之辭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穀梁曰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按漷東沂西田者指邾田之在漷東沂西者爾非謂漷東沂西更有邾田而魯取之未盡也且穀梁不責魯取邾田之辠而猶云取之未盡乎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師氏曰非也三子之中季孫為强豈有同伐而季

孫獨不得田邪議者以季孫推二子而不取是又不然蓋季孫無意於取田則不與之同伐矣但二子要邾而盟之季孫不與故因書其實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劉氏曰何休曰據弗克納而言納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于邾婁耳此但入戚未得入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不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

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范氏曰甯不達此義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

公不命輙審矣此矛楯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葉氏曰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輙在靈公未嘗立輙也安得謂受命於王父乎康侯胡氏曰輙雖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為父有辠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辠則國乃世子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焉有父不

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師氏曰

於此復稱世子明其當復輙不當拒之明矣而穀

梁以為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傷教敗義之言也嗚

呼父子之道禮教之大經也聖人雖以父不父子

不子為言而責子之意常重責父之義常輕故蒯

聵在靈公之世可以廢之而在輙之世不可以拒

書曰納于戚而輙拒父之惡不言自著矣愚謂設

使靈公已廢蒯聵輙猶當返國於其父此亦叔齊

以天倫為重而讓國於其兄之意也况輒處父子之閒乎穀梁之說不可以訓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晋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廵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

按經言鄭罕達帥師師則是用大衆也而左氏以爲送齊人之粟使寔送粟不應用大衆也以經考傳之偽謂此類也餘非本義不録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葉氏曰經書遷州來在殺公子駟之上則駟之死未必以謝吳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君臣父子之道至此極矣而左氏於經全無所發亦可見其不知義也

公羊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劉氏曰公羊以為可立已有能辨之者矣葉氏曰蒯聵始以南子召宋朝聞宋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愧焉故欲加之辠誣以殺已爾戲陽速附之者也公羊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安得為受命於王父乎愚謂使果受命於王父至此亦當如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伯夷

也況處父子之閒乎此又曉然而公羊昧之何足與議春秋哉髙氏曰先儒乃以輒之拒父為尊祖以齊衛圍戚為伯討嗚呼啟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教者葢此言也且蒯聵不過以疑似之跡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耳父子之恩未絶也輒為蒯聵之子豈不知之見蒯聵出奔而遂以其父為辠人則輒之為人子已不免乎辠矣況又據國以拒其父乎以已之大夫會外之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

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絶矣

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穀梁知子不可以圍父而許子可以拒父失其本心矣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宫曰

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内外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公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宫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劉氏曰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石氏曰公羊非也

穀梁曰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穀梁云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固也然桓公

者僖公祖也亦豈無尊卑於此亦公羊敵也之意

當以本義髙氏為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進文之鍇音楷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

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

石氏曰史遷以盜為賊利是以左右謂為大夫公孫翩者似非愚謂公孫翩為大夫而弑其君而聖人改曰盜且不書其名則是蔽弑逆之賊也何以為春秋餘見或問

公羊曰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設使賤而稱盜亦非為辠人而稱盜也

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内其君而外

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盗微殺大夫謂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盗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盗

劉氏曰非也盗即微者耳辟稱人故云盗也即不以上下道道曷為稱弑乎愚按范氏解公羊内其君而外弑之語指襄七年鄭伯髠頑之事當之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髠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是不以弑道道也其說非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是紀實事也

非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愚既辨之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此意近似而語未瑩若據何氏說則全不可通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莘老孫氏曰公羊以亳為蒲遂致誤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此說近之

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曰夏趙鞅伐衛范氏故也遂圍中牟

范氏故圍中牟俱未詳信否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春秋閏月適無事耳非閏即不書也

穀梁曰不正其閏也

劉氏曰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

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曰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未詳信否

吳伐陳

左氏曰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楚救陳不經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音詠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按吳伐陳在夏楚子卒在秋非救陳而卒也且諸侯卒于他所者必地今經不地傳未可信也其引孔子曰尤妄夫楚子一不移疾于羣臣一不越望而祭孔子即許之以大道無往而不為大道也且楚知祭之不可僭越而不知王之不可僭稱所謂不

三年喪而緦麻之察者也豈知類哉蓋左氏楚人於楚之事必誇而大之又引孔子曰以文之而不知其不可取信於人也其引書亦無謂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

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劉氏曰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非也如公羊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弑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諼而弑之商人亦諼而弑之所以諼之雖殊所以為諼則同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别反更大繆乃知例

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僞也何休以為不舉陽生弒者譲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脅於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弒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弒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愚謂公羊敘陳乞立舍事與左氏異始從左氏者以左氏嘗見國史且其言粗近人情也

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

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劉氏曰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辠於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至躬弑其君春秋猶說其辠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强委一卿以弑君之辠乎要之陳乞主陽

生而弑荼可知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曰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存耕趙氏曰鄭雖叛晉非宋所得討愚謂宋報定十五年罕達之役耳

秋公伐邾八月巳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

内大惡諱也

劉氏曰非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不諱以邾子益來又何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亦非也諸侯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知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

者有外魯之辭焉

趙氏曰來者至內之辭何外之有如杞伯姬來豈亦是外魯乎蘇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陳岳氏曰凡書伐與入異聲罪致討曰伐弗有其地曰入斯上書公伐邾下書己酉入邾曷為內書入不言伐歟凡書獲與以異茍交陳而獲其君弗有其地及滅國而以其國君歸則曰以斯亦通內外之辭也交陳而獲如韓之戰獲晉侯

是也弗地如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滅國如晉滅赤狄以潞子嬰兒歸是也曷為不言獲為内諱歟曷謂以者不以歟斯上書伐下書入無異旨所異者唯不曰歸而曰來而已然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如奔於諸侯曰出奔於魯曰來奔杜得其旨公穀皆短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

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按經書入而傳言滅妄也餘見或問

公羊曰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劉氏曰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書之乎且責魯之不救而諱曹之滅釋宋公之惡苟責無辜之魯甚非禮也愚謂

春秋苟一一宛轉避諱將無一事可書矣甚哉其謬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

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

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吾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吳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趙氏曰若寔為城下盟則魯懼至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與吳共伐乃歸之乎經既不書盟故不取也愚謂據左氏說乃吳子畏微虎之勇自欲行成豈能使魯與之為城下盟乎餘非本義不録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氏曰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按經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繼書吳伐我又書齊人取讙及闡繼書歸邾子益于邾又書齊人歸讙及闡屬辭比事大義昭然左氏乃以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桓公侵蔡為蔡姬蕩舟之事相類當

以經為正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按魯入邾俘邾君故齊伐魯而取二邑經不言伐者責齊者輕而責魯者重也公羊見齊取邑不書伐遂謂以邑賂齊使賂齊也魯何以復歸邾子齊何以復歸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齊侯使如吳請吳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葉氏曰前年以季姬之故而伐我矣今欲歸邾子再伐可也何待於請吳師吳前取我三邑獲三臣而不能歸邾子令我乃以懼齊請師而歸之亦非其情

穀梁曰益之名失國也

此亦近之而未及大義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曰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葉氏曰陽生娶於季氏非内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皆不書且季魴侯之罪使公治之而齊罷婚可也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别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嬖之非

人情也若曰以執邾子而取邑釋邾子而歸邑則

春秋之世所應有

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曰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趙氏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左氏曰覆而敗之曰

取其師按取者得之之稱若但敗之何名為取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以易訓取非也其曰詐近之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辨見公羊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未詳信否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曰九年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未詳信否

公會吳伐齊

左氏曰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

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葉氏曰邾子郯子會伐而經不書杜預以為兵并屬於吳不列於諸侯尤非是且是時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伐齊乎其妄尤可見則此叙齊吳事皆不足據愚謂以八年歸邾子于邾觀之知此傳妄矣又豈有九年請師而十年始會伐齊之理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曰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吴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吴師乃還

莘老孫氏曰左氏於此記陽生之卒以為齊人弑之然經所書乃正卒耳不知左氏何從知之此當據經葉氏曰經書齊侯陽生卒又書葬齊悼公而傳言弑妄與鄭伯髡頑同杜預以為以疾赴吾固言之也且弑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臣賊子欲弑而奪其國則必强宗大家挾權專政而肆其虐今

陽生左氏不言其故直曰赴於吳師而已未見陽生取弒於齊者也其赴于吳以為同好邪則兵方交非以好也將畏吳而求說邪既能敗之何懼而遽弒君乎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以為恤其災而哀之邪則宜不伐喪而返也則何為而哭乎既無當於人情則陽生固未嘗弒也姑以為從赴告則非春秋之法黄氏曰既謂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凡經傳

不同者但當信經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曰夏晉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經不言取二邑

吳救陳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劉氏曰延州來季子也推驗此年季子僅百歲矣以彼之清高不汚寧貪將辭國之兵者却似異時事傳附著為説耳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

元實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

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

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非本義不録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

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非本義不録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此說不明

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此說亦不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曰夏五月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按不稱夫人以其稱孟子故也非死不赴也不言葬小君者既見於孟子卒矣義不係於葬也非不反哭也自孔子與弔以下非本義不録

穀梁曰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

諱取同姓也

劉氏曰非也孟子者孟姬而曰孟子則是諱同姓矣不曰夫人豈諱同姓乎愚謂亦因既稱孟子不稱夫人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氏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令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

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趙氏曰按上文公自會於橐皐不言與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吴乎吴力猶能囚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

知此傳繆甚矣

冬十有二月螽

左氏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樸鄉呂氏曰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存耕趙氏曰兩年之中書螽者三是不可專謂之歷妄也愚謂左氏欲成巳意妄引孔子之言以實之

使人信己而已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氏曰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宋鄭未接戰勝負未分子賸一徇桓魋即逃恐無是理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返也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辨並見九年宋取鄭師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

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吴師獲王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吴吴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吴晉爭先吴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
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
令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
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

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粮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

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按經無單平公而傳有之經書會而傳書盟此其不足據之大端也左氏以為吳先晉人外傳以為晉先吳人是其所自書亦不得其實悉當以經為正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按吳稱王而春秋書子者魯史之辭也且春秋書吳子非獨此也如吳子卒使札之類是也令公羊以吳稱子爲吳主會是就子字生義而聽之耳非有所考也且經先書晉侯以及吳子則是晉與吳

而下爲會而已公羊乃言吴主會旣已誤矣旣而見晉序吴上而又以不與夷狄主中國言之却是魯史本書吴子及晉侯而孔子易晉侯在吴子之上也豈理也哉經之言及黎氏所謂以内及外以中國及夷狄之辭亦非會兩伯之辭也而公羊又就及字生義以爲會兩伯之辭皆不然者且公羊既曰不與夷狄主中國矣而又曰重吴及其釋重吴之義乃曰吴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夫黄

池之會魯晉吳三國而已天下諸侯安在哉其說之繆與僖二年齊宋江黄盟于貫相類

穀梁曰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

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按穀梁以吳進而稱子既而又曰王尊稱子卑稱辭尊稱而居卑稱是其自相戾者也且春秋書吳子者魯書之也吳之稱王固自若也春秋書吳子多矣豈盡吳子辭尊居卑之稱乎其曰請冠端而襲與藉于成周以尊天王皆無稽之論至其稱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等語尤繆舉無足辨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東方之義董子劉向所謂不加宿者得之春秋不書晝見傳未可據也其以孛為彗辨見文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

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
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
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
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
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乎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劉氏曰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下法不茍記祖所逮聞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所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僖閔之閒春秋則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繆大體粗正之矣至於委

曲細密似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葉氏曰獲麟之義深矣不必辭為之大蓋實狩也左氏固言之矣春秋之義三傳皆不能言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故斷自隱公始也何休蓋微知之而不能自主其説反惑於世世之論蓋公羊之説誤之以為祖之所逮聞夫孔子祖述堯舜文武删書本於唐陶而論易上及伏羲神農黄帝

之事今立大法以遺天下後世而區區私其一家之傳不亦狹且陋哉且祖之所逮聞以孔子逮事而獲傳之以情論不過數十年事而已安得上及哉以為曾祖之逮聞非孔子所逮事則等為不親傳又何擇於曾高乎其言之淺俚不待攻而自破也

穀梁曰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劉氏曰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來亦不得言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也即以言有為使不恒有則大有年亦使不常有也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陸氏曰公穀以經不言狩人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舉狩獲之義

三傳辨疑卷二十